

青 年

林 房 雄 著
張 庸 吾 譯

太 平 書 局

年 庚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四

張 林
庸 房
吾 雄
譯 著

青
年

青年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譯者 張庸吾

發行者 管東生

發行所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太平書局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上海小沙渡路四八九號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電話：六〇一七〇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初版

—— 四十八元 ——

譯者之話

今年夏季受到太平書局底委託，叫我譯林房雄氏底「青年」。「青年」在出版當時我曾經讀過一次，那是林氏轉向後底鉅構，取材於維新以前日本青年奔走國事的種種事實，確實有介紹給我國青年的必要。不料答應下來之後，因為俗務煩忙，譯事時易擱置，直至嚴冬的今日始能與讀者相見，對於太平書局暨讀者諸君都是很疚愧底事。

爲了讀者容易瞭解起見，在卷末附錄兩文，一是略述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國內暨其所處之國際形勢，一是關於林氏暨其「青年」的。讀者若能先讀附錄，然後再讀本文，那是最好沒有的事。

譯者選譯本書時，雖然竭力想保持原文的風格，但是兩國語言之排列，表現方法等都是有一定底距離的，生澀底地方在所不免。尚希讀者指正。

因爲年輕，而且因爲充滿着希望，他抑制住因任何外的事情底際遇而灰心。——對了，即使因『運命』本身。

——奧納萊·台·巴爾扎克

創元社版序言

『青年』底初版於昭和九年三月由中央公論社出版，後來又出三笠書房，改造文庫，政經書院等三種版本，昭和十三年十月將上述各版本絕版，並加大改訂，由第一書房出版決定版。

創元社版和第一書房版內容完全相同的，是由第一書房主人長谷川已之吉氏底好意讓與創元社出版的。

自初版迄今已七載，在那以前有很多底作品，但是我願把『青年』當做我的處女作。由於這篇小說我始能成爲日本人，成爲日本底作家，我對於這作品有無限的愛情，創元社將久已與絕版一樣底決定版重新出版問世，所以我底感謝也是無限地深切。

我底青春之歌啊！願您現在重向未來的優良讀者之森林里，展翼飛翔吧。

昭和十六年十月

林 房 雄

作者介紹

林房雄氏的聲譽，在中國的讀者間，似乎熟悉得和本國的作家一樣。遠在十幾年前，他的前期的作品，已由創造社同人林伯修氏譯出，編成『林房雄集』，是當時爲中國的讀者所愛好的。

不過，那是過去的事了。那一階段在林氏看來只是一段和那時代許多智識階級所必經的旅程而已。從寫『青年』起，林氏獲得了新生，覓到了他所應走的大道。他關於這篇小說，曾自己解說道：

「青年」的主題是在探求這種強韌底日本的本質。雖然爲唯物史觀底殘渣所患，但因對日本懷着強烈底鄉愁和愛情，我似乎覺得這種探求獲得某種程度底成功。決定版中對探求的成果並無變更，僅削去了作爲方法底唯物史觀之殘渣而已。例如將明治維新之原動力主要求之於上士階級及下士階級之鬥爭，諸如這種態度已先加放棄了。明治維新正是舉國維新，戰鬥是由一切國民層之保守派及革新派進行的，這在現代亦然。日本底維新常是舉國維新，不是歐羅巴式底階級鬥爭，日本底民

衆常更新陳舊底制度而能自行再生。……」

「青年」是林氏自身最喜歡的作品，他從這里找到了新生之路，同時也替日本文壇創造了新浪曼主義，新的國民文學。

林房雄氏明治三十六年五月生於大分市大分港，大分中學，第五高等學校畢業後，入東京帝國大學，大正十五年中途退學，其文字生涯，即始於那時。

昭和六年第一次出獄後，即寫小說「青年」，始發現了自己底道路。

自大正十五年出版「沒有畫底畫冊後」（小說集）後其作品共數十冊，其中至今尙爲人所愛讀者計有下列各集：

小說	太陽和薔薇	評論集	勤皇之心
從軍記	戰爭之側面	小說	西鄉隆盛
書簡集	獄中記	小說	美麗底南國
小說	青年	小說	青空之旅
小說	壯年	小說	青年之國

第一章

元治元年夏七月某日午後，二個葡萄牙人由英國公使館底年輕的通譯官歐納斯特。佐藤引導，至橫濱辨天町の旅館芝屋初五郎底店前。櫃頭上的老闆被嚇了一大跳——因為二個葡萄牙青年太像日本人了。

元治元年是西曆一八六四年，自倍萊提督來航之日起已經十年了。橫濱開港之後也已第七年了。橫濱村在這七年中已自陰濕的沼澤之地底荒涼的漁村，成長為走上街去幾乎沒有不遇見外國人底國際都市。芝屋初五郎是睜着眼睛瞧她發展起來的，當然並不稀罕，其中有一兩個生着黃色底皮膚，也不至於吃驚。異族之中甚至有黑色的，就在二三個月前，法國軍艦自上海搭載來底二百五十名非洲兵士，幾乎都是生得黑黝黝的。面上也露出雪白底牙齒，好像精刻的象牙飾物。

初五郎也知道葡萄牙人底眼睛以及毛髮都是黑的，甚至身材之低矮以及皮膚之色澤完全像日本人。輕薄的外國人們甚至替橫濱勾欄中的娘兒們取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名字，以此沾沾自喜。可是，

話雖如此，但是那兩個葡萄牙青年却太像日本人了。

兩個青年都穿着裁縫精緻的黑色服裝，雖是炎夏，然仍整齊地結着胸飾。也不像偶而穿起洋裝的中國人底兌換店伙計們，胸飾底裏子凌亂地向着外邊，突出在領襟底上面。頭髮像日本底「鬚髮」，是朝後梳的，用梳子整齊地向兩邊分開，那種文雅底歐羅巴風度絲毫沒有令人懷疑的地方。——可是，藏匿在黑帽和領襟裏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這邊底那副面孔！

年長的離三十已不遠了吧。四方底下顎，狹長底眼睛和吊起底眉毛，以及顯露出粗魯底性格的，浮突在額角上的青色底靜脈。年輕的也不過二十有餘。顏面略帶圓形，雙頰發紅，其特色是在「鳥羽繪」中可以用小小底兩點表現出來的，眼白較多底眼，因為帶有青年人底英氣，炯炯發光，銳利逼人，近乎俗語用以罵人底所謂「凹眼」。——但是，這樣一一提起顏面底要素，却不足以說明刺痛初五郎胸懷底某種東西。初五郎只是感着——好像狗感着狗，貓感着貓似地——在這兩個葡萄牙青年之中，感到事實上不能懷疑的日本人。

歐納斯特·佐藤簡單地說明兩人底國籍以及自香港因經商行抵此間底目的後，用聲調稍微異樣底日本語說道：

『有房間嗎？』

「是說房間嗎？喔！」

初五郎跑下「土間」，一面卑屈地撫着手，一面頗似經驗富豐的旅館底老闆，眼色之中對鑑定旅客流露了頑固底自信，回看了一下通譯官底顏色。但是，對方却毫不在乎地說到——

「這兩位紳士要想投宿。」

「哦，哦！那——對了。」

沒有話可以對付，初五郎搔着頭皮。他心里有些感到愠怒，釘住青年那旁看着。青年們因此顯然有些手足無措起來。

瞧見嗎？但是，不知怎的，豫測命中時的勝利感却一些沒有湧起來。想到那兩個正是日本人的時候，心里爲不能說明的恐怖所襲擊。

「真對不起，正巧房間……」

「沒有房間嗎？」

佐藤緊緊地接了下去，態度頗爲傲慢，充滿着殖民地外國人所共有的自信。他的語氣中明白地說道：爲了攘夷的風潮，各國的人該都不大出外，你休想說沒有房間吧。

「那是……」

初五郎的菱狀的面孔更加變成菱狀，眉毛向下，益發有些沮喪的神情了。

「怎麼啦？」

沒有什麼呀！拉了這兩個像精妖似的客人來！憤怒和恐怖，這兩種難以融洽的感情像二條章魚似的在血管里奔跳着。初五郎的可憐的雙肩因此高聳得像小山，而在這兩座小山之間，塗得油亮的小底鬚好像救助信號似的躍動着。

比較年輕的青年神經質地把帽子重新移動了一下，靠近佐藤用很快的英語說了些什麼。初五郎是沒有覺得，可是他們早已比初五郎還要不安，較大的青年早已跨着性急底脚步向出口處跑去了。佐藤的微微生些頰髯的嫩白底顏面上浮泛了頑皮的嘻笑，邊向兩個青年伸出了右手，意思叫他們稍微等一下，邊又把身子轉向初五郎。這個可憐的商人底剛有些鬆弛起來的心又突然沮喪了。

「一定沒有房間嗎？」

「沒有，是——」

初五郎拿出勇氣好容易說道。

「那麼，再見吧。」

雖然輕輕地受佐藤奚落，但是管不了這許多，初五郎先好像遇了救似的安心不少。送走了跑出

去的三人，把手向額角上一摸，滿面是冷汗。

橫濱街上傳播着不吉的流言，說什麼攘夷派的浪人們斬殺進來，在街上放火，要將外國人及貿易商人完全殺掉。不，不僅是浪人，這次整個國家都是攘夷派，連幕府的態度都有些可疑。港灣底對岸已有暗殺者的軍隊殺到，汹涌有像浪潮，埋伏在那裏。市街四周的小山上藏匿着大炮，俟密偵一有信號，橫濱市街立將爲砲彈之雨所包圍。英艦隊提督鳩巴宣言道：「一旦有事，各國現有兵力所能抵抗之時間，至多僅足將外人及其家族收容至軍艦中而已。」——芝屋初五郎所以出了一身冷的原因，不用說，就是爲了這種說得十分像真的不吉底謠言。

「那陣人馬也許明天就會殺到的，那麼，怎能留宿那樣的怪物呢？既是洋人，那麼，就一副洋派，到居留地的旅館里去好了。要是日本人的話，那麼，就打扮得像日本人，着什麼洋裝呢？」

初五郎想起前些日子遭攘夷派的浪人所斬的洋人們的事。

騎馬的負傷者背部遭斬裂，血似棉花般的浸透全身，回到領事館門口，就人事不省地昏厥過去。紫色的死屍爲了拍攝照片，被橫倒在白色的墊子上。隻臂搖曳地懸掛在那裏。

單是斬殺洋人，還有話可說，然而，斬殺日本人的貿易商人却又爲了什麼緣故呢？據說京都及大阪等處被殺了不少。准許貿易，勸告移居橫濱的不是幕府嗎？不是武士的總頭目嗎？總頭目允許

了的事，武士們却用力來威脅。這世界什麼都是過於任性的。身上帶了兩把刀又另怎麼一回事呢？又不是從他娘的肚子裏出來的時候，就在腰裏掛刀的。

去年夏天撤退的風潮也太笑話了。命令說要橫濱的日本人——全體商人和外國人的僕役即刻撤退，又不告訴什麼理由。塵埃揚起的神奈川街道上蜿蜒排列的婦孺和財物傢具裝載如山的馬車及貨車的行列。初五郎那時堅持至最後，拒絕撤退，幕府的官吏到來，用力威脅他。刀是吃不消的，所以收拾家財，第二天早晨打算出發，那個官吏又來了，他說無須撤退了，不，不准撤退了。這是多麼任性的事，但是，後來聽人家說，英國提督鳩巴和法國提督巨萊斯向幕府交涉，並且威脅道：『若不取消撤退命令，兩國軍隊將佔領橫濱，向江戶砲轟了。』

『唔——這樣看來。』

想到這裡的時候，初五郎的狹隘的心中現出了一線光芒。這樣看來，各國這次也許亦會重演故智的哩。威脅幕府頗為得手的英國後來又藉口生麥事件，進攻攘夷根據地的薩摩。聽說放火燒毀了鹿兒島的市街，將薩摩藩王驅逐到山中，還得了許多賠款。——剩下來只有長州了。

據奉行所的官吏說，長州是比薩摩更凶險的攘夷的首領，好像有很大的陰謀，豫備籠絡京都的朝廷，取幕府而代之，以雪關原以來的怨恨。薩摩和會津協力，把長州從京都趕了出去，然而仍不

改尊王攘夷的初衷。回到藩內，堅守下關，蓬蓬地攻擊外國船隻。這自然是爲博得各方的援助和玩弄幕府的狡猾手段，但是全國的攘夷派却因此得勢，胡亂殺人。不僅是外國人，就是日本人也只因買了外國的品物，或被殺害，或遭威脅。

因此橫濱的貿易簡直門可羅雀，四國的公使——英國、法國、美國及荷蘭開始集中軍艦和軍隊。陸上——忽促之間所建造的兵舍、青色上裝、紅褲子、雪亮的槍刺、黑漆的非洲兵的笑容。而海上——海防艦、二重甲板船、外輪單槳船、砲艦、法國式的戰艦，都斜斜地張起了白色的船帆，神氣得好像鹹水妹。聽說也許明天會出去征伐長州，據說幕府也衷心希望着那事哩。

初五郎想道：假使是這樣的話，那個着西裝的怪物也許和那事有些什麼關係哩。他因此又跑到門口，瞧見通至居留地的轉角上，佐藤遇到兩個外國人，互相攀談些話在他的旁邊，就是剛才兩個青年很不安地站着。芝屋初五郎好像被怪物襲擊了似的，縮緊了頭向賬房間里奔去了。

歐納斯特·佐藤帶了兩個青年，步人居留地底磚瓦的色澤、明快的空氣和蒼翠的街樹中去了。從對面有一個幕府的官吏模樣的人，騎在馬上，頭戴冠盔——那冠盔有着寺院的屋頂似底曲線，外塗油漆，內鍍金質——向這邊來了。

官吏見了佐藤，其面色似稍改動，但僅在馬上略微點了一下頭，很快地跑過去了。

（那是前次和外國奉行竹內甲斐守一同來過的人，是去會晤法國公使的吧。……幕府中了拿破崙三世的計，有和法國簽訂密約的模樣。因此阿爾考克公使有些担心呢。）

佐藤不愧是個外交官，一邊想着那樣的事，一邊重新回顧了一下馬上的官吏。回頭一瞧，發現剛在旁邊的兩個青年失蹤了。佐藤搖動一下肩膀，倒退了五六步，瞧見掛着荷蘭商館底瑰麗的招牌下面狹隘的小街口，兩個驚懼不堪底顏孔像老鼠似地窺視着。

「逃走了呢。」佐藤邊笑邊用英語說道：「似乎完全喪失了自信哩。」

兩個人倒底是青年羞赧着面。年長的撇着嘴好像要回說幾句，佐藤却舉起了手，叫他別再說，站在前面，很快地跑去了。

三個人到了沿海岸的道路上，跑進荷蘭系底美國人所經營的嶄新的旅館中。大紅大綠的傢具，好像歌川貞秀所繪的錦繪「橫濱商館外國人夜宴之圖。」賬台上坐着的掌櫃的鼻子也像繪中底人物，又彎又高，眼睛顏色則青蒼欲滴似的。

佐藤和旅館底主人在尚未上火的鍍銀的燈架下交談，主人輕鬆地點着頭，僅瞧了旅客票上所簽的兩青年底葡萄牙名字，又瞧了一下兩人的黃面色，就把刻着房間號數底鎖鑰交給他們。他們被引到二樓後面的房間裏，可以俯視院子，等到着白色外衣底日本人侍者的脚步聲在階下消失以後，佐